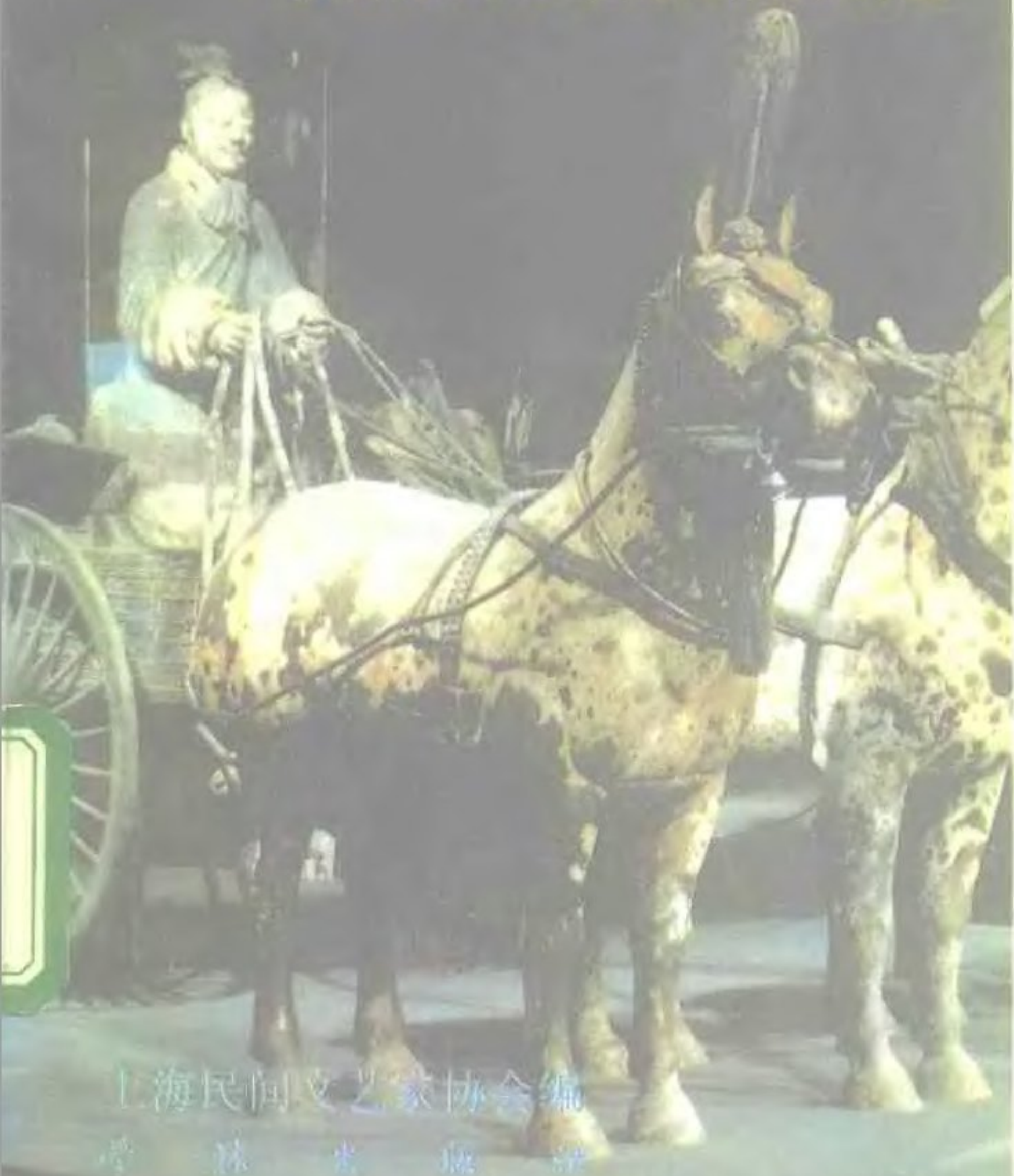


第五集

中国民间文化

● 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



ZHONGGUO MINJIAN WENHUA DI 5 JI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学林出版社

NO. 24
1:2



200249659

中国民间文化

——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

82.24



1992

(总第五集)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编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土有
封面设计 俞子龙

中国民间文化(第五集)

——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联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220,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510—722—X/I·252 定价：4.20元

目 录

稻作生产信仰

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流变 ……车锡伦 周正良(1)

“祀田蚕”：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

……………张永尧 顾希佳(22)

蚕神祭祀的盛会

——清明游含山习俗调查……………程建中(40)

龙是什么

——象山半岛龙信仰调查……………朱永林(53)

慈溪的龙王庙及求雨活动 ……滕占能(69)

太湖渔民信仰习俗调查 ……陈俊才(80)

岁时信仰习俗

商品经济冲击下的都市节日

——上海市区岁时信仰习俗……………吴祖德(114)

上海市郊岁时信仰习俗调查 ……欧 粤(127)

民间神灵信仰

观音“中国化”的范例：舟山民间的观音

DJ47/04

信仰	方长生(151)
神仙的诱惑	
——苏州民间“轧神仙”活动调查	金煦(168)
江苏无锡拜香会活动	朱海容 钱舜娟(178)
庙会活动调查	
嘉定的庙宇与供神	钱乃之(201)
余姚庙会调查	邹松寿(213)
温州东岳庙会剖析	叶大兵(235)
后记	姜彬(252)

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流变

车锡伦 周正良

江南农村有一位民间信仰的神叫刘猛将。在地方文献中，他的原型是一位宋代的抗金名将，传说他死后显灵驱蝗被封为“天曹猛将”；清政府改变其原型，把他作为“驱蝗正神刘猛将军”，列入官方祀典；在民间信仰和传说中，他却变成了一个受后母虐待的放牛少年，受到群众的爱戴和尊敬。现据历史文献及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将这个刘猛将的来历、民间的祭祀活动及在民间传说中的流变介绍如下。

一 刘猛将的来历

有关刘猛将的来历及猛将庙的建立，清代人的方志和笔记中多有记述。现摘要如下：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成书的《江南通志》卷二十三载：“猛将庙，在府治(按：指苏州府)中街路仁风坊之北。景定间(1260~1265)因瓦塔而创。神姓刘名锐，或云即宋名将刘锜弟。”乾隆《苏州府志》卷二十一所载相同，唯称“刘猛将军庙”，未有“歿而为神，驱蝗江淮间有功”。

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一载：“瓦塔在宋仙洲巷官祥庵。宋景

定间建，即大猛将堂。神姓刘名锐，……亦作刘武穆倚，冯班作刘信叔，又作刘翰，又作南唐刘仁瞻。有吉祥上义中天王之封，旁列八蜡神像。……其封神救命碑在灵岩山前丰盈庄，宋景定四年（1263）二月正书。”

清《吴县志》卷三十三载：“刘猛将军庙，在中街路仁风坊北（今宋仙洲巷），宋景定间建。初名扬威侯祠，加封吉祥王，故亦名吉祥庵。”

清姚东升《释神》卷四引《灵泉笔记》载：“宋景定四年，封刘倚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

清姚福钧《铸鼎余闻》卷三引《怡庵杂录》载：“景定四年，上敕封刘倚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蝗遂殄灭。”

清翟灏《通俗编》引汪沆《识小录》载：“相传神刘锐，即宋将刘倚弟，歿而为神，驱蝗江淮间有功。”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载：“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禘赛，则蝗不灾，而丐户奉之尤谨，殊不可解。”

综合上述资料可知：关于刘猛将的姓名有多种说法，但比较集中的是刘倚或其弟刘锐。他死后，于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5）在江淮间显灵驱蝗。景定四年（1263）敕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在今苏州（即宋平江府）建扬威侯祠。后加封为“吉祥上义中天王”，所以又名吉祥庵，后人称刘猛将军庙，或称大猛将堂。封神的救命碑至清嘉庆、道光年间仍在（《吴门表隐》作者顾震涛生于乾隆十五年，该书初刊于道光十四年）。较早建立的还有昆山的刘猛将庙，据清《昆山新阳合志》称，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

上述文献均为清人的记述，未知可靠否。

据《元史·五行志》载：“中统三年（1262，即宋景定三年）二月，

真定、顺天、邢州蝗。四年(1263,即景定四年)六月,燕京、河间、益都、真、东平蝗;八月,滨、棣等州蝗。”接着至元二年(1265)二月,蝗灾又推到江淮间的徐、宿、邳等州郡。当时南宋王朝与元蒙在江苏北部及安徽(亦即“江淮间”)等地对峙,接近于上述蝗灾区。《灵泉笔记》所述景定四年(1263)封神敕书中“飞蝗入境”的说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刘锜(1098~1162),字信叔,宋顺德军(今甘肃静宁县)人。《宋史》卷三三六有传。其弟刘锐,史传不载,仅清顾禄《清嘉录》卷一引王鏊《姑苏志》称其“尝为先锋,陷敌前”。传中称刘锜,“美仪状,善射,声如洪钟”。初任陇右都护,与西夏作战,屡获胜利,因此西夏人的小孩哭闹时,大人就吓唬说:“刘都护来了!”可见在当时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南宋绍兴十年(1140),刘锜任东京副留守,金兀术率领金兵精锐铁浮图和拐子马,大军包围顺昌(今安徽阜阳),刘锜率王彦旧部八字军,以少胜多,大破金兵,兀术因此得了“气病”。他同韩世忠、岳飞等并称为“中兴名将”。投降派秦桧掌权时,改知荆州府。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率兵南下,刘锜被任命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兵扬州,抗击金兵,次年病死,卒谥武穆。他一生的主要战绩是在江淮间抗击金兵,声威远扬。人们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群众编出他在当年大显军威的地方显灵,剪灭由敌方“入境”的蝗虫,也是合乎民心的事情。结合当时南宋同元蒙在江淮间军事对峙的形势,南宋王朝封这位当年于此抗金的名将为“扬威侯天曹猛将”,自然也有向敌方示威的意思。绍兴年间,刘锜曾以浙东路副总管提举宿卫亲军,扈从宋高宗赵构于平江(今苏州)、金陵(今南京)一带。据《江南通志》卷三三载,常熟虞山南另有刘太尉庙,即“礼宋名将刘锜”,说明宋亡以后,江南人民仍怀念这位抗金名将。

刘猛将主要是民间信仰和祭祀的神,在民间传承的传说故事、神歌、宝卷中,他早已同原型脱节。地方历史文献中又附会

出各种历史人物，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将这些被附会上去的人物简介如下：

刘筠弟刘锐，上文已说明。《宋史》卷四四九《陈寅传》附载另一刘锐，曾任文州（今陕西文县）知府，端平三年（1236）死元兵难，诏立庙赐谥。

刘翰，字仲偃，《宋史》卷四四六有传。靖康元年（1126）汴梁城为金兵攻破，刘以资政殿学士出使金营，任割地使。金人逼刘受官，不屈自经死。

刘宰，字平国，号漫塘，《宋史》卷四〇一有传。曾任江宁尉、泰兴令。传中说他“刚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乡邦，其烈实多”，“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乡人者，无不为之”。他死后“乡人罢市走送，袂相属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亲”。

上述几位都是宋代人，唯刘仁瞻为五代南唐人，《旧五代史》卷一二九有传。他曾以节度使守寿州（今安徽寿县），周侵淮，副使以城降，他自杀。

南宋景定年间封刘筠为“扬威侯天曹猛将”，十五年后元蒙即灭南宋王朝，占领江南。在上述附会于刘猛将神的人中，除刘宰是为民请命的贤人外，其他均是为国死节的英雄。结合南宋以来国内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来看自然也反映了江南人民群众对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的怀念。江南民间传统祭祀的这类人物很多。比如上海奉贤部分农村祭祀李若水（1093~1127），他是北宋洺州曲周（今河北曲周县）人。官吏部尚书。靖康元年（1126）金兵入汴梁，随钦宗皇帝被掳至金营。为金人所留，不屈，被刀裂断舌而死。^①

清代政府对民间崇祀的这位刘猛将，先是严禁，后则列入官方的祀典，其原因也值得探讨。

^① 事见《宋史》卷四四六本传。

据清董含《三冈识略》载，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以俗祀猛将荒诞不经，奏请严禁，奉旨淫祠滥祀着碑永禁。清王朝在定国号为“大清”之前称“后金”，对宋金之间的斗争历史特别敏感。刘猛将既为抗金名将刘锜，且被南宋王朝加了“扬威侯天曹猛将”的封号，自然应被严禁。但刘猛将已在民间信仰中扎根，不可能禁绝。在蝗灾和民间信仰的困扰中，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对这位驱蝗神的态度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转变的契机，是当时“奏要政多合机宜”的直隶总督李维钧。他编造了一个“刘猛将军降灵”的神话。李系浙江嘉兴人，《清史列传》十二有传。嘉兴也是历史上刘猛将信仰传播极盛的地区，他自然清楚这位神君的由来，但他为河北永年县刘猛将军庙写的《将军庙碑记》却说：

庚子(1720，康熙五十九年)仲春，刘猛将军降灵自序：“吾乃元时吴川(在今广东省)人。吾父为顺帝时镇江西名将，吾后授指挥之职，亦临江右剿除江淮群盗。返舟凯还，值蝗孽为殃，禾苗憔悴，民不聊生，吾目击惨伤，无以拯救，因情极自沉于河。后有司闻于朝，遂授猛将军之职。荷上天眷念愚诚，列入神位。”将军自述如此。乙亥年(1695)沧、静、青县等处飞蝗蔽天，维钧时为守道，默以三事祷于将军，蝗果不为害。甲辰(1724，雍正二年)春，事闻于上，遂命江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建庙；并于杨眷园择地建庙。将军之神力赖圣主之褒救而直行于西北，永绝蝗之祸，其功不亦伟欤！将军讳承忠，将军之父讳甲。

上述“碑记”载光绪《永年县志·卷十。元顺帝是元朝最末一个皇帝，这位刘承忠自称到江右(指今江西省)剿除“江淮群盗”，大概暗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领导的起义队伍。上述神话虽然编得漏洞百出，但让这样一个脚色代替抗金名将刘锜，就为清政府解了围。据乾隆十二年(1747)敕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〇五“群祀”载：“雍正二年立刘猛将军庙”。该卷并收雍正三年的一道“谕旨”：

旧岁(按：指雍正二年)直隶总督李维钧奏称：畿辅地方，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祷于刘猛将军之庙，则蝗不为灾。朕念切恫瘝，凡事之有益于生者，皆欲推广行之。且御灾捍患之神，载在祀典，即《大田》(按：《诗·小雅》篇名)诗亦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蝗蝻之害，古人亦未尝不藉神力，以为驱除也。因以此意曾密谕数省督抚留意，以为备蝗之一端。今两江总督查弼纳奏称：江南地方有为刘猛将军立庙之处，则无蝗蝻之害；其未曾立庙之处，则不能无蝗。此查弼纳偏狭之见，讽朕专恃祈祷，以为消弭灾祲之方也。……

雍正皇帝的这道谕旨，说明李维钧编造上述“刘猛将军降灵自序”为刘承忠的神话，是雍正“密谕数省督抚留意”的结果。两江总督查弼纳上书夸耀江南刘猛将庙灭蝗的威力却挨了骂，是因为江南那些猛将庙的神主是抗金名将刘锜，这位不知趣的总督还要为它请封“扬威侯”(见清道光七年《祁门县志》)。这实际上是要雍正承认南宋王朝给这位神君的封号，自然惹恼了雍正皇帝。

但是清王朝还是正式承认了这位民间信仰的刘猛将。雍正二年诏各地立刘猛将军庙，但在乾隆敕修的《清朝文献通考》中，尚称“将军未详所始”。经过舆论准备，乾隆后增修的《大清会典》，便将刘猛将列为“驱蝗正神”，并将李维钧编造的刘承忠正式作为刘猛将的神主。嘉庆间官修《大清通礼》卷十六载其祀礼：“猛将军刘承忠，于各直省府州县致祭之礼：每岁春秋所在守土官具祝文、香帛，羊一、豕一、尊一、爵三，陈设祠内如式。质明，守土正官一人，朝服诣祠，行礼仪节与直省祭关帝庙同。”咸丰七年(1857)礼部奏请加封号为“保康刘猛将军”；同治元年(1862)加封“普佑”，七年(1868)加封“显应”；光绪四年(1878)加封“灵惠”，五年(1879)加封“襄济”，七年(1881)加封“翊化”，十二年(1886)加封“灵孚”(见清遗民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五七“群祀”)。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对这位刘猛将军的恩礼日隆，频频加封（清政府给他的全部封号是“保康普佑显应灵惠襄济靖化灵孚刘猛将军”），对他的祀礼抬到与护国神“关圣大帝”同等地位，其用意在于借助迷信的力量，为其王朝的没落“保康”。

但是，自雍正以后，在江南以外的地区新建立的刘猛将军庙，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并不多。在绝大多数地方，人们仍然是祭拜传统的八蜡庙或虫王庙^①以求免除蝗灾；也有些地方性的驱蝗神庙，如淮安的蒲神庙（见《江南通志》卷三三）。至于那位“降灵自序”的刘承忠，除了载入官方文献，并没有得到群众的承认。江南一带，民间仍然年复一年地举行丰富多彩的祭猛将活动，修建了数不尽的猛将庙。因为已列入官方祀典，也不再被禁止。地方文人撰写的笔记、杂著中，则在辩论猛将的原型是刘锜或其他人，他们大多不理睬那位刘承忠，有的甚至否定了刘承忠。可见统治阶级杜撰的“降灵”神话，虽被列入祀典，在长期形成的民间信仰面前，也是软弱无力的。

二 民间祭祀刘猛将的活动

民间祭祀猛将的活动，大概自南宋以后一直未断，从明嘉靖间昆山建立猛将庙，仍能载入方志（见前引《昆山新阳合志》），说明当时祭猛将活动之盛。清雍正皇帝虽然搞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但承认了民间祭祀的猛将，也说明这种民间信仰活动的影响之大。目前所能查到有关民间祭猛将活动的记录，主要是清代苏

^① 八蜡庙祭八蜡。八蜡源于先秦的蜡祭。元陈澧《礼记集说》：“蜡祭八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它包括了与农业有关的各种神，昆虫为其一。后来八蜡庙变成祭祀农作物害虫的神庙，最后变成专祀蝗虫的庙。有的地方蝗虫被称为虫王，故又称虫王庙。

州地区的地方文献。如清顾禄《清嘉录》，这是一部苏州地区的岁时风俗志。其卷一“正月”民俗中有“祭猛将”一项，云：

十三日，官府致祭刘猛将军之辰。游人骈集于吉祥庵。庵中燃铜烛二，大如栝椹，半月始灭，俗呼“大蜡烛”。相传神能驱蝗，天旱祷雨辄应，为福畝亩，故乡人酬答尤为心悃。前后数日，各乡村民，击牲献醴，抬象游街，以赛猛将之神，谓之“待猛将”。穹窿山一带，农人舁猛将，奔走如飞，倾跌为乐，不为慢褻，名曰“舁猛将”。……（文末附注：吴语谓急走曰“舁”，读如血音。）

卷七“七月”民俗中又有“烧青苗”一项，云：

是时，田夫耕耘甫毕，各糜钱以赛猛将之神。早神于场，击牲设醴，鼓乐以酬，四野遍插五色纸旗，谓如是则飞蝗不为灾，谓之“烧青苗”。

又，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一亦有相似的记录：

岁腊日及正月十三日，大府率属致祭。一在江村桥西，一在六直美桥北，一在盘门营内，一在横塘，一在洞庭山杨湾，一在石匠巷北，一在芦师桥南，一在三条桥堍；其在穹窿坞者尤显应。（按：以上指苏州及近郊的猛将庙。）村民舁像如飞，倾跌为敬，名曰舁猛将。此外士民尸祝，闾巷咸塑像祀之。夏秋之交，村民赛祀，名曰“青苗会”。

又，《震泽县志》（据《清嘉录》卷一引）载：

元旦，坊巷乡村，各为天曹神会，以赛猛将之神，谓神能驱蝗，故奉之。会各杂集老少为隶卒，鸣金击鼓，列队张盖，遍走城市，富家施以钱粟，至二十日或十五日罢。（按：震泽县今划归吴江县，震泽为吴中古镇。）

又，清人编《香山小志·杂记》载：

香山各村集均供奉刘猛将神像，为其能驱蝗也。正月赛祀最为热烈，夜间锣鼓喧阗，各村异神赴宴。赴此往彼，来送为赛主预日具东邀请，大书“年愚弟刘钝顿首拜”云云。此不知谁何作俑？（按：香山在今吴县境。）

以上记述，反映了清代苏州地区民间祭猛将活动的特点及其盛况。

据目前调查，猛将信仰主要流行于江苏南部的苏州、常州、无锡等市和镇江市的部分地区，浙江北部的嘉兴、湖州市及上海市的部分地区。其中尤以苏州市的各县农村最为盛行，下文介绍也以这一地区的情况为主。

前引《吴门表隐》中说，苏州“士民尸祝，闾巷咸塑（猛将）像祀之”，民国时苏州地区农村情况仍如此。这里村村巷巷都有猛将庙，一般都很矮小，只有一间房；大的村镇也有较大的猛将堂，三间房。这些猛将庙、猛将堂解放以后多拆除，目前已荡然无存。近年来有些地方的群众又在祭猛将，一般在原庙址或附近地方烧香、烧纸。

刘猛将的神格，据历史文献记载是驱蝗神，清代官府也是把它作为“驱蝗正神”列入祀典。但是在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中，它不止于驱蝗，或者说主要不是驱蝗。中国的主要蝗灾区是华北平原，据历史文献的记录，平均每六、七年发生一次大蝗灾；在江淮一带，超过十年。^①江南是蝗灾的边缘区，作为驱蝗神，他的意义不大，但这里却是猛将信仰的主要流传区域：农民祈求他驱逐农作物病虫害，风调雨顺；渔民祈求捕鱼安全、丰收；蚕农祈求蚕花茂盛。他还具有保境安民、保家卫国的神格，所以民间有猛将显灵惩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传说，在《猛将神歌》中他又

^① 据陈正祥《方志的地理学价值》，载《文化地理学》，三联书店出版。

显灵“杀退倭寇”救军民。总之，旧社会苏州地区的群众认为刘猛将是热心为民、有求必应的神，用吴县太湖乡农民李翰培的话说：“猛将是我侬吴县的主神。”

与其他民间信仰的神不同，刘猛将在群众心目中是一位可亲可近的神。人们祭祀他，又同他一起娱乐、游戏。江南农村迎神赛会都要抬出“老爷”（群众对各种神佛的尊称）游行，大都是恭敬有加的，唯独对“猛将老爷”可以抬着（或背着）他跑、跳，同他开玩笑，甚至把他跌得粉粉碎。群众以此为乐，这位“老爷”也不会发怒。

刘猛将的名字，群众大都不去追究。民间传说中，他是一位受后母虐待的放牛娃，人们叫他“刘阿大”。民间神歌、宝卷中，必须交待他的姓名，则称之为刘佛官、刘佛寿、刘佛舍、刘三舍等，这些名字是迷信神佛的农民为儿子起的惯用名。至于民间迎神赛会中猛将的主名，据前引吴县《香山小志》所载，他仍然是那位抗金名将刘锜。

猛将的塑像也很有特色。农村中的猛将像，多数是光头赤脚、短衫短裤的少年；有的头上扎一块红布，叫“扎头猛将”。据说那是因为他的头被后母打破了，血染红了扎头布。猛将庙小神也小，这类猛将像只有一尺多高。另有文官、武将猛将：文官打扮的猛将着袍服靴帽、玉带围腰，拱手；武将猛将着盔甲，手持宝剑。这两种猛将较高大，也都是青年，这大概同猛将原型刘锜“美仪状”（见《宋史》本传）有关。猛将像有木质雕刻和泥塑两种：木制的手脚灵活，出会多抬这一种；泥塑的坐堂，一般不抬出来。

民间祭猛将的活动于春节（农历元旦）和秋季进行。春节祭猛将从农历元旦开始，可延续到元宵节后，它同春节期农村的庆祝和娱乐活动结合在一起。现以吴县东山乡春节的猛将会为例介绍如下。①

① 参考长春《东山风俗——抬猛将小考》，载《吴县文史资料》第二集。

东山乡是突入太湖之中的半岛。半岛西部有东洞庭山，又称洞庭东山，与太湖中的西洞庭山隔水相望。东山周围，民国时有大小猛将庙一百余处，各村猛将堂的大猛将高达一米多。猛将像是眉清目秀、鼻正口方的青年，是这一带供奉的主神。

正月初一清早，各村农民抬着猛将像巡游村寨“贺年”。猛将的仪仗以杏花大纛旗为引导，敲锣打鼓，每到一村，先绕村场游行一周，放鞭炮。名义上是猛将互访，甚至拿着猛将的“帖子”（如《香山小志》所述），实际上是村民互相祝贺，互道吉利。猛将成了村民联谊的神。

初六，猛将出巡湖滨“冲湖嘴”。这天的精彩项目是猛将“逛会”。各村把一米多高的大猛将（木制）抬出来，两个大力士用杠子抬着。他们跨着大步，左右摆动，大猛将随之东倒西歪，直到把它横过来与地面平行为止。

初六晚，各村敲“夜节锣”；初八早晨，各村敲“日节鼓”。相传这是前代人抗击入侵者留下来的传统。

初九，猛将“抢会”。抢会以村为单位，各村选出身强力壮、机智灵活的人参加。先将各村小猛将像集中在塘子岭上，主持抢会的人将杏黄大纛旗往空一招，抢会者立即将本村的猛将背起，狂奔而下。这时“万头攒动，脚步雷鸣，人声鼎沸，势如潮涌”（《东山乡志》）。背猛将的抢会者，不管碰得头破血流，神像跌碎，也要去争第一。争到第一名的村子，将猛将会的大猛将抬着绕东山巡行一周，最后将神像供奉在自己村中，这是本村的光荣。

正月十三，相传是刘猛将的生日。这一天，在猛将庙中点燃巨烛，称“满算”。

正月十五元宵节，各村上灯。猛将堂前立一大竹竿，挂塔灯。至此，春节祭猛将的活动结束。

秋季祭猛将的活动称为“青苗会”或“青苗社”。时间多在农历七月半（即中元节）前后。常熟一带也在立秋日举行。上海嘉定县

农村秋祭则推到十月中。青苗会的特点是祈求猛将保佑农作物丰收。农家在田里插五彩三角纸旗，有的地方称作“猛将令箭”，表示猛将下令驱除害虫；实际的作用是驱赶啄食稻实的麻雀等飞鸟。会期也要抬猛将出巡。出会（或称“走会”）的队伍中，照例要有各种地方特色的歌舞和杂技、武术表演，和许愿、了愿群众组成的“扮犯”（扮作各种犯人）、“臂香臂锣”（用针穿过手臂上的皮肤，下吊香炉或锣）队伍。青苗会期间，请祝司唱《猛将神歌》，或请宣卷班唱《猛将宝卷》，也有请草台班演戏酬神的。

江浙渔民（主要是内河渔民）也信仰刘猛将，称他为刘王，或刘天王、普佑上天王。下文介绍太湖平台山与祭禹王合并举行的祭猛将活动。材料主要由吴县太湖乡曾当过祝司的农民李翰培和吴县宣传部的袁震同志提供。

据说民国元年（1912）以前江浙渔民在浙江嘉兴的王港泾莲泗荡刘王庙祭猛将。当地和上海来的恶霸流氓经常到会敲诈勒索，渔民不堪其扰，也不胜负担，便迁到太湖平台山。

平台山是孤立于太湖中心的一个小岛，面积约四十亩，岛上没有山。传说这里是禹治水遗迹。据说禹捉住兴风作浪的“昂”，压在平台山下。岛上有座禹王庙。禹王，渔民俗称水路菩萨，或水仙菩萨，是江浙内河渔民供奉的主神，每年农历正月初八、清明、七月七、白露集会祭拜。清明节同时祭刘猛将，平台山有两个猛将。

旧时清明平台山祭禹王的规模相当大。除太湖渔民外，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部分地区的渔民也来与会，渔民和赶会做生意的小贩可达数千人，大小船千余艘。祭祀活动由渔民中的祭主（头人）组织（太湖渔民以蒋姓为多，多由蒋姓作头人），由祝司主持。会期共七天：

第一天各地渔民聚会。四只当头船先行，把渔民贡献的祭品拿到庙中，由祝司摆好；